



会宁罐罐茶:黄土高坡的那一罐醇香

■ 章之乐

沿着甘肃省会兰州至平凉的高速公路,向东南行一百五十来公里,一路行进在荒凉起伏、沟壑遍布的黄土高原丘陵地区腹地。偶见点点星星青柳挺立路边,层层梯田里延伸着青青的麦苗。群山环抱之中,总见中间一条悬崖相伴的大沟贯穿,有如陕北地区的地貌,只是少了石崖砂岩的点缀。下高速十几公里到了个狭长河川地带的县城,即号称“秦陇缩阴”之地的会宁。

“中国工农红军会师圣地”、“状元故里、博士之乡”、“中国民间艺术之乡”……对于这块干旱贫瘠的土地,如何滋养这里的人们,无非有着神奇的佳话。绕开多于说教的地理资料,用切身的感受和细致的观察,我得出一个似乎不太符合逻辑的推论,这些文化的沉淀和发源,主要归功于当地的罐罐茶文化。



罐罐茶滋养着会宁的黄土高坡。 王锦霞 摄

流传千年的饮茶方式

罐罐茶,就是用泥土糊出一个中间孔有拳头大小的土炉子,用一些柳树枝条做柴火,架上一个烧制的小瓦罐,底座直径约四五厘米大的锥形,塞进一些并不昂贵的春茶,烟熏火燎地熬制出来,倒出来几人围坐在土炕或桌前饮用的喝茶方式。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,土炉子和瓦罐逐渐被铁炉或者电炉、铁罐或者铝罐代替,但这种饮茶方式仍然保留至今。

1936年10月,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,第一、二、四方面主力军在此胜利会师,休整一月后北上到延安创立红都。试想人类历史上路线最长的一次战略转移,历尽艰险,能在此会师休整,或许当地罐罐茶的功不可没——既让英雄部队尝到了醇浓的茶香,又在朴实且不乏革命激情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,享受宾至如归的待遇。

穷则思变,这是一个朴实又充满哲理的观点。好多年以前,输出人才就成了这个国家级贫困扶持县的发展战略趋势,因而成就了这个名符其实的高考状元县,仅仅明清两代进士就有20人,文武举人115名,贡生396名。而全县六千多平方公里土地,至今人口才区区五十多万,据五年前的统计数据,已有五万多名大中专院校

生,五百多人获取博士,硕士二千多名,学士超过两万。

所谓人杰地灵,如此引人瞩目的成绩,成为这些罐罐茶民们津津乐道之事。正是这些喝着罐罐茶的前輩们,在贫瘠干旱、海拔二千来米、多是丘陵坡地的田地里,辛苦耕种,在罐罐茶炉后议并执行着这沉重又坚定的培养计划——一个个人才方能脱颖而出。在这里的县城或者乡村,最繁华最耀眼的建筑,无疑是学校,最受关爱的是学生,最受尊敬的是老师。因此,家家户户熬煮罐罐茶时的闲聊,八成是与教育人才有关的话题。各家庭攀比的不是金钱财物,而是孩子的成绩。或许这些土胚或者红砖砌的半边房里,最引人关注的是具有一定含义的字画,或是孩子们的学习奖状,或是相框里亲属们在各地的风光照片。

滋养着黄土高坡的茶水

留意这里的气候地理条件,对于罐罐茶文化渊源的探究,似乎别开了洞天。极小的降雨量、海拔二千米左右的山坡沟壑、全年平均只有5~10摄氏度的气温、常常光顾的西北利亚寒流,再加上干旱,这里常见黄风土雾,满天灰尘。处在如此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,一种可以抗击饥渴的饮食显得尤为必须。

因此,在当地农村,喝罐罐茶就成

了人们生活的必须。清早起来喝一顿,神清气爽地上山干活,午间或者晚上带着满身灰尘再享受一次,大有解乏神妙之处。这一点像南方沿海各地喝茶的人们一样,为应对风大浪高,工作日晒时长的海上渔业生活,喝茶保养成了惯例。如福建潮汕的功夫茶、海南的老爸茶,均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再者,这里的降雨少,蒸发量和渗透量超大,河流稀少,河水盐碱度太高,汇集起来的雨水和雪水成了这里生活必须品,因此成就了打深水井或者水窖的传统。据说当地找对象常以水窖多少确定满意指数。而罐罐茶的用水最适合窖水,经沉淀储存的水味不大新鲜,熬茶使得两全其美,既能除味,又能美美地喝上一通。

饮茶如饮人生醇酒

到当地人家做客喝罐罐茶,对于礼仪颇有讲究。熬茶一般是由主人主持,当你拿到第一杯茶时,不能急于开口,须先双手擎着敬在场的长者,不分男女,再表示承让给所有人。正式开喝之前,必须先对着供桌滴几滴,表示缅怀逝去的祖先,方可以坐下来慢慢喝。坐姿最好是盘腿而坐或者屈膝正座,绝不能翘起二郎腿,喝时切莫随意发出声响,否则被视为失礼或者无教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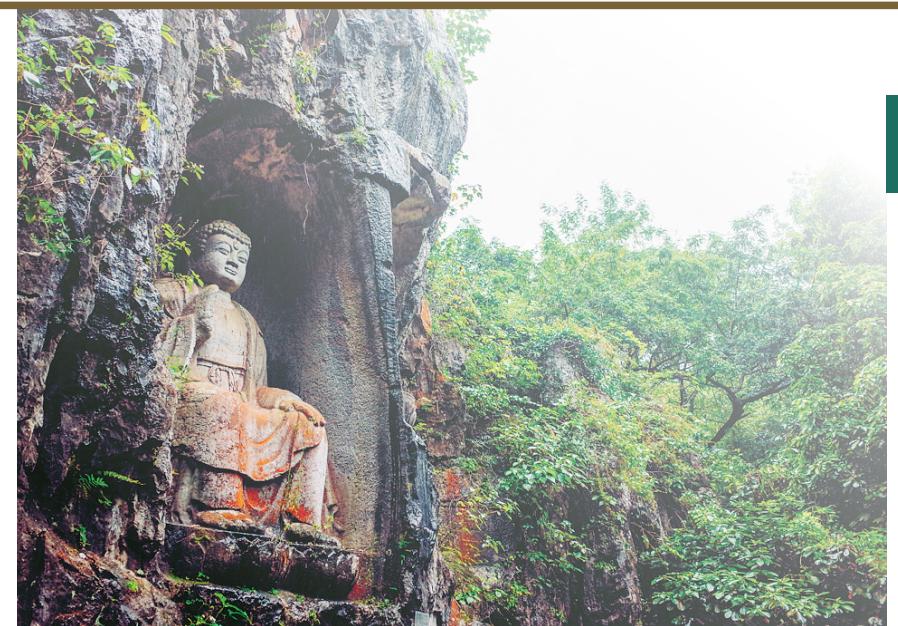
说到茶点,也是一项学问。罐罐

茶没有南海地区的“穷茶富点”之说,可说是量力而行,美其曰“衬茶”。作为“衬茶”之物,简单点则如杂粮莜麦做的炒面,复杂点是女主人去厨房现做的胡麻油烙饼,或者提前预备的麻花油饼,将就点便拿些放了几天硬梆梆的馒头饼之类的干粮,只要主人真就行。

喝罐罐茶也有其养生之道。近年来,冬天农闲时,当地人熬茶常会先烤一些红枣和捏碎了壳的干龙眼,再加一些冰糖枸杞之类烹煮,色香味俱全,男女老少皆相宜。到冬天人们常常会杀猪宰羊,沿袭游牧民族之风,吃着大块油腻的手抓肉,罐罐茶则成了解腻的最佳选择。而当地盛行吃一种靠天然发酵,酸味十足的浆水,配杂粮面煮成,一顿清火舒畅的饱餐之后,觉得胃酸,可以用这罐罐茶的浓烈来冲淡。假如晚间因喝了茶而兴奋得睡不着,通常是起来再继续喝,喝到因为止,且常常为醉酒者提供了解酒良药。

考究罐罐茶的发源地,也不一定是会宁,但会宁的罐罐茶独具一格。据资料显示,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也盛行此茶道,是因为会宁独特的地理和人文条件,才赋予了罐罐茶的新定义。不一定是喝着罐罐茶,才能培养出如此多的人才,但人才造就了这里的茶文化。

尝一尝会宁罐罐茶,犹如畅饮人生醇酒,香味弥长。



灵隐寺佛像 山山山猫 摄

梦游杭州:

这一刻,我的心仍留于斯

■ 赵慧珊
要说杭州,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从A到B好,还是从C到D看得很全。我发觉每一个城市的味道必须要每个人亲自去品一下,带着你的生活经历,体会这个城市的湿润干燥、树荫和光,于是就有了你和这个城市或多或少的默契。

游 走西湖
做场荷塘美梦

步 入湿地
感动于纯净绿野

神 迷灵隐寺
如品回甘龙井

第一次听朋友说起杭州,对方的描述是:我已经打算卖掉北京的房子去杭州生活了——杭州真的太好了!

“好在哪里呢?”我问。

他又骄傲地抬头:“因为这个城市对生活有要求,好玩,节奏没有那么快,适合溜达,到哪里都特别懂你想散步的心。”所以她很慢腾腾。这是我第一次对杭州的印象。

我们第二站去的是西溪湿地。本来想住在湿地里,不过杭州人真的太会享受,我们提前三天居然连一间房都没订到,晨听鸟鸣夜枕蛙叫的想象是落空了,只好赶着一个大早直奔湿地。是的,这个地方一定要提早来,而且从博物馆的入口进,这样你就能跟旅行团分道扬镳,独自占有一大片湿地。凉亭,回廊,木板

桥,甚至是夏天才该来的蚊子,都不经意地出现了,让人不停发出:“天呐这一切都属于我!好棒!我想在这里死掉!”的感叹。

也许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待得久了,看到大片绿色觉得清爽以外更多的是感动——感动于枝繁叶茂,感动于自然生命的力量。原来一切早有安排,

去的人真的很难适应连续的阴雨天,好像一团雾罩住了整个人,咬一口空气都能浸出水的湿漉漉。

果然第二天一早灵隐寺完全没有让我们失望地下起了毛毛雨。打着伞一路走,一抬头,居然看到灵隐寺外凿在石壁里的佛像,与周围被打湿、油光浓绿的植物融得恰到好处。我问同伴:“菩萨在这里一定很舒服对不对?”他猛点头,看着睡姿的菩萨露出羡慕的神情。

如果你问我,灵隐寺跟别处的寺庙有什么不同呢?我心里大概只会冒出四个字:龙井回甘。灵隐寺就像一杯茶色透亮的绿茶,温润娴静,没有任何一个地

后来在杭州溜达多了才发现,杭州人真的很善于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给你造一场荷塘春梦——就好像要就着西湖一起,把你留下来,让你忘了归路。

真正到了西湖,请务必租一辆自行车,骑遍苏堤春晓、曲院风荷、平湖秋月、断桥残雪、柳浪闻莺、花港观鱼、雷峰夕照、双峰插云、南屏晚钟、三潭印月。不

过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体会而已。我相信建筑湿地的初衷,一定是希望忙碌的现代人能够脱下浮躁回想一下树林田野的味道,拂面的风,池塘边的水葫芦,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大绿叶上清晰又好看的黄色叶脉。如果不是盘腿坐在枯叶铺满的草地上,大概要过个好几年才会发现吧。

仅仅因为骑车才能细细品味每一处风景从不同角度观看的别致,更因为揉合了春风的西湖苏堤,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暖,轻轻抚着你耳鬓的皮肤,空气里还有种春天湿气的植物的香味,如果西湖的人不多(这只能是相对的,因为这个景点简直太有名了),那只能说明上帝真的太眷顾一心想要观赏的你了。

友情提示一下,每年的9月底到10月,是西溪湿地的火柿节,湿地的柿子树上挂满了金灿灿的甜柿子,你可以带着一根长杆,打下来好多比外面卖的要甜上千百倍的大柿子,当然你也可以等到11月,等那些没被打到的柿子熟透了从树上掉下来,掉在刚刚经过的你的手里。

好地体味,采茶,掐尖儿,好玩得很。遗憾是真遗憾,回来只好安慰自己:留个念想吧。

回想起来,这次的杭州之行其实还有很多遗憾,比方没有吃遍地道的杭帮菜,比方没有好好地体会一下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游走(只花了一个天,那怎么够呢?),比方没有去看成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群,比方没有骑遍杭州全城——这些都让我遗憾。回到大都市里忙碌日子的缝隙里,我总会怀念那种大樟树下混着柿子甜的湿湿的空气——“什么时候再去吧,住上一阵,好好闻闻。”生活在别处,这一刻,我的心留在了杭州。

雨中的武汉:

感受水汽笼罩中的江城

■ 张琬茜

与武汉的初次见面,是在凌晨四点的火车站。误了高铁,改了火车,从北京摇摇晃晃了11个小时才到武汉。武汉是一直都很想去的,这座长江畔的城,到底是像滚滚长江水般气势磅礴,还是有着南方城市固有的温婉柔和,我不知道,却很想了解。

待在武汉时,多半时间都在下雨。一下雨,就容易让人联想到烟雨江南,但武汉并不是那样的温婉。有人形容武汉是“城乡结合部”,因为历史缘故,武汉市民的骨子里带有些许“市井小民”的性格特点——随性、爽直,还略带些急躁。所以即便是雨天,也能看见地铁公交上、大街小巷里的上班族端着热干面,步伐匆匆,这就是当地人的“过早”(武汉方言:吃早餐)。

下着雨的武汉,有点儿像冬天的海南,绵绵细雨带着一丝凉意。武汉的道路不像北京那么宽敞,规规矩矩,也少有繁华都市之感。相反,它更似海口的大街小巷,分布得有些随意,甚至有些坑坑洼洼。在人群拥挤的户部巷小吃街,行人们一边撑着伞,一边顾着手上的各种小吃,一边还要避开随时可能溅起水花的车辆。雨中的武汉给人一种拥堵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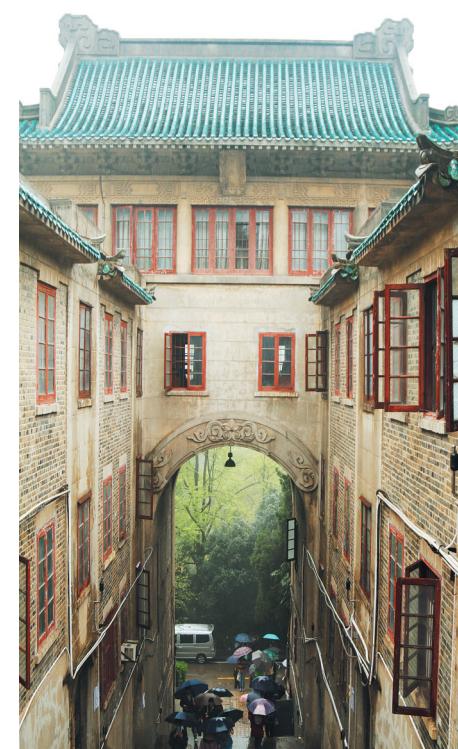
每年的三、四月,武大樱花正开放,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,我也不例外。无奈,清明时节雨纷纷,一大片的樱花被雨水冲刷,只留下满地的落花。待我驻足樱花树下,仰头望,已不见樱花的影,只剩一树的叶,略带失望。

不过,这也不见得就是件坏事儿。

雨中漫步武大,人不多,反倒能静静地欣赏这座以美著称的校园。因为地形地势的缘故,我们称武大是“山上的大学”,陡坡很多。犹记得那条著名的樱花大道,沿着一排樱花树往上走,仿佛有一种登高临眺之感。即便樱花落尽,置身其中,仍能幻想起一幅樱花满目的画面。樱花蒸饺、樱花标本、樱花扇……樱花,仿佛成了武大的另一个标签,浪漫而美好。

没去武汉之前,我总以为武汉是一座燥热的城市,尤其到了夏季,火得让人难以忍受。但是,我有幸亲历了一趟雨中的武汉,似乎在冷湿水汽的笼罩下,燥热逐渐被浇灭,尽管路上行人步伐依旧匆匆,至少整座城市能冷静些。

当高铁慢慢离开武汉,驶向北京,我反倒开始有些不舍。我一直觉得,北京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,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驻足。而武汉不同,它依傍长江水,略显倔强而坚韧,若不是本地人,似乎难以融入这座城市。作为一个匆匆行过的看客,我爱武汉的雨,也爱雨中的武汉,或许是因为它和下着雨的小岛很像。



张琬茜 摄

扫一扫
了解更多旅游资讯



查找公共账号“海南日报旅游周刊”
或者搜索微信号“hrnblzyk123”
即订阅旅游周刊微信公众号
了解更多旅游资讯